



我奶奶做饭的盆。端在手里,比盆还沉。那面条也比我父亲擀的宽,又长又薄又劲道。一绺绺沉浮在阔绰的乳白汤水里,上面点缀几片香菜,顿觉眼前一亮。还有几块方正正、颜色深红的酱牛肉,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酱牛肉,确实可以用美味来形容,肉丝粗壮,有嚼头,完全和猪肉两个味儿,我陶醉于这陌生而迷人的肉香中。只是太少,寥寥三两块而已,舍不得咽下。

汤也好喝,有肉味儿,对于吃惯家常面的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在些许缭绕的水汽中,我头也不抬,一口气把这碗面吃完,连汤也喝得干干净净。汗淌出来,肚子鼓起来,心满意足。那时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兰州拉面更好吃的东西了。

中考连来带去三天,每天三顿

饭,都是兰州拉面,可我还吃不够。尽管一碗只要两块五毛钱,仍觉得有些奢侈,毕竟那时一根麻花才五毛钱。有时,能看见那个门口吆喝的外乡人站在店里拉面。面团在他手里拉伸、变长,一次次重重摔下,又迅速弹起,啪作响,不时腾起一阵白色尘雾,像在变戏法。那面很快就由一股变成两股,两股变成四股……如此成倍增加,越来越细,越来越多,以致于无穷。多年以后,读到“缤纷源于黑白,万象化以唏嘘”,不禁想起兰州拉面,这碗面不正是新陈代谢的起点、生生不息的源头吗?

后来,考到据说当时比大学录取率还低的县一中读书,再去中心市场寻觅那家小店,老板换成了本地人。

我知道,我再也吃不到那碗正宗兰州拉面了。



《思念》(节选)

李俊茂

春风荡漾 繁花似锦 我漫步在深南大道的长街上 仰望夜空中 闪烁的星光 就像一簇簇丁香在绽放 思念起遥远的北方

哈尔滨我的故乡 它是一座历史的文化名城 许多往事激荡在我的心房

我思念着遥远的北方 哈尔滨我的故乡 一年四季穿着不同的衣裳 亚布力滑雪 梦幻的雪乡 在冰城的冬天 让我思念一位叫“冰雪”的姑娘 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冰灯、冰雕、雪雕 中外名扬

我思念着北方 哈尔滨我的故乡 那里有美丽的松花江 夏日里 我带着鱼竿 露营的帐篷 来到美丽的太阳岛上 垂钓、野餐 小片弹着吉他 姑娘唱着“太阳岛上” 陶醉在柔软的草坪上 惬意遐想

我思念着北方 哈尔滨我的故乡 每当漫步在中央大街上 把欧陆建筑的风情欣赏 品尝马迭尔冰棍、俄式大列巴、里道斯香肠

我思念着遥远的北方 哈尔滨我的故乡 那里的山山水水 五谷杂粮 抚育我长大 给予我勇往直前的理想

征稿启事

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如果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或是您有满意的书画作品、诗词可以投稿;本报设立《贺寿》栏目,家中老人寿辰,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字,留作纪念哟!

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作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作品频道展示,那就快快参与吧!投稿邮箱:shbxxy@163.com(注:本版《书画斋》栏目只接收电子版或复印件,投稿人请留下联系电话、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大号)

出租出售

出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着急售,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面积180平米,四楼(顶层),毛坯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19846138248

低价急售别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出国着急售,6000元/平米。房屋建筑面积约400平米,车库2个,毛坯房,别墅内自带庭院面积1000平米,院内山林约2000平米。小区还配套高尔夫球练习场、钓鱼池、滑雪练习场、温泉等设施,免费对业主开放。

19846138248

房屋出售

出售松北汇锦御江湾住宅,四楼,建筑面积86.75平方米,楼间距大,采光好,无遮挡,2室1厅1卫,精装修,含家具家电,拎包入住,南北通透,供暖好,物业好,一梯两户,毗邻大润发超市,松北九中,新区中心公园,交通便利。可贷款。

18686821351

招聘信息

黑龙江盘古广告有限公司 诚聘

黑龙江盘古广告有限公司 诚聘 黑龙江盘古广告有限公司 诚聘 黑龙江盘古广告有限公司 诚聘

百业信息

金福来全屋定制 家装工装一体化

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制;承接同行二手柜体定制;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安装。

定制热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地段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84681180 电话 15004697804



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从办公桌到单人床,李军教练的通勤路只有三步。他把家搬进了办公室,这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生活气息浓郁,四季的衣物都在柜子里,靠窗的暖气片下摆了一排运动鞋,地上放着煮方便面的迷你小电锅。

“哈尔滨的家基本没啥我的东西,我的衣服和鞋全在这儿呢!”李军憨笑道。

窗台上的绿植和桌上的鱼缸,似乎跟他简约粗放的生活方式不搭,这是刚退休的妻子给他搬来的。李军指着其中一盆仙人掌说:“我自己一般养这种扛旱的,外出比赛好多天都不用浇水。”

李军今年54岁,是佳木斯市速滑运动队主教练。29年来,他与队员们同吃同住,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了70多名队员,其中包括武大靖、林孟、许宏志、钟宇晨4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李军教练和世界冠军林孟

曾带队来哈“蹭冰场”

李军是佳木斯人,10岁开始练滑冰,拿过全国冠军。少年时代,为了练滑冰他没少吃苦,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室外训练,每隔十分钟就得进屋缓缓,为了让材质差的冰鞋更硬挺,他反复缠纱布再用二合一胶层层固定……

1995年从省队退役后,李军回到佳木斯速滑队当教练。让他最犯愁的,是当时佳木斯没有室内冰场,冬天即便是孩子们练到脚都冻伤了,训练效果依然不理想。迫于无奈,他带着20多个队员去哈尔滨“蹭冰场”。每年从7月到次年3月,佳木斯速滑队在省冰上基地附近租房住,男孩女孩各一个屋,睡大通铺。李军则在走廊支床,正对着厕所。这种转地训练,一直持续到2005年佳木斯滑冰馆落成。

为了帮队员们省钱,李教练开始学做饭。他每天上早市,采购20多人的食材,做好早饭后还要送借读的孩子上学。为了不影响省市专业队训练,业余队的上冰时间大多被安排在后半夜。队员们期待教练能睡过头,但敲门声一次都没晚过。两个小时的训练结束,大家又冷又饿,李军会做点面条或炒饭,让孩子们吃点东西再睡。

短道速滑对抗性强,训练时容易发生碰撞。每年都有队员因为骨折被李军半夜背去医院诊治。他每次都焦急地守到天亮,治疗后再连续数月照料受伤队员的起居,连厕所门口的床位也让了出去,改住沙发……



当年带队在哈尔滨训练(前排左四林孟、右一武大靖)

武大靖的“引路人” 输送4位世界冠军

李军 王牌背后的



跟“10后”斗智斗勇

佳木斯速滑队的队员们,大多来自周边乡镇。坐客车去各小学招生时,李军主打一个真诚。每当有家长询问:“练滑冰会不会耽误学习?”他总会以实相告:“一点不耽误那是不可能的,我会帮孩子们一步步规划好未来,争取让大家都有个好出路!”因为实在,他反而赢得了很多家长的信任。

“想练滑冰,得身体素质好,身材合适,遇到滑冰苗子,我一般会让孩子蹲下背手,看看核心稳不稳,再看看慢跑跑姿和立定跳远。”李军说,也有不少是他相中了,家长不让来的,比如有位父亲不愿意

让武大靖“哆嗦”的男人

提到启蒙教练李军,武大靖最先想到的词儿是“严”。他每次回佳木斯,总要去见李教练。即便拿了奥运冠军,见到教练依然有点“哆嗦”。有一次见面,他忍不住跟李教练吐露心声:“教练啊,我现在还有点惧你……”

世界冠军林孟就是其中之一。她11岁从依兰来佳木斯练滑冰。刚来时,因为想家眼睛都哭肿了,20块钱一张的电话卡一天就打没了。李教练耐心地哄她,还让来探亲的师母带她出去玩。

29年只休过两次年假

李军一家三口的居住地,“串”起了哈佳线。他在佳木斯带队,媳妇在依兰工作,周末回家,女儿随老人住在哈尔滨。二十多年来,李军每年回家的时间,加起来凑不上一个月。李军曾被媳妇调侃:“这不是你家,这是你的旅店!”管他叫爹的孩子很多,但自始至终李军亏欠的只有最亲的那个。他曾跟女儿郑重地道歉:“对不起,爸欠你

“眼线”,边打游戏边喝大瓶碳酸饮料的队员,被他揪回去时一脸懵。还有一回去上海学习,他不按套路出牌,周末连夜杀回来查寝,第二天一早操场上都是被罚跑圈的。

“蹬开,抬头……”记者采访时,李军和助理教练带队在操场上做陆地训练。不远处的佳木斯滑冰冰馆,从去年开始封闭等待维修。因此,去年冬天李军带队辗转双鸭山、桦南上冰,为了让对方不好意思拒绝,他竟直接把队伍带到小旅馆,交完了住宿费,再去求人借冰场……

“没办法,一切为了孩子。”一生要强的李军,舍得下骄傲,也豁得出颜面。

林孟记得,有一回训练,李教练给她定了一个较难的目标,达成后,教练笑呵呵地“颁”给她一枚“小奖牌”——五毛钱徽章。它被林孟塞进毛绒玩具里珍藏多年,决心日后回馈教练一枚真正的金牌。后来她的确做到了……

林孟回佳木斯看教练时,发现屋里特别闷热,于是网购了电风扇,快送货了才敢跟教练讲。“我要是提前跟他说他,肯定拦着不让买。”林孟说。

“有时觉得挺累,但一训练就来精神了!”李军说。采访结束,他护着不舒服的腰,拖着静脉曲张的双腿,又回到了自己的“战场”……

常去吃的那家安徽板面

张猛

儿子读高中时,租住的小区附近有又旧又小的苍蝇馆子,小到连个正式招牌都没有,只在两扇窄门玻璃上贴着几个黯淡的红字——安徽板面。

来吃面的大多是附近居民,也有像我一样的陪读家长和学生,打工的,做小买卖的。小店门口,有时停着走街串巷收废品的脚踏三轮车,车上横躺卧着老电视、旧冰箱。也有安纱窗、换胶条的两轮摩托,后面驮着一摞五颜六色包面的羊,两边还挂着几个精致的小小纱窗。也有扛沙子、运水泥、凿墙的力工,满面尘土,吃面时头也不抬,歪向一旁,发出很响很响的“壳噜”声,诱惑而迷人。

最开始吸引我的是小店门外的

那口大锅。 满满一锅辣椒,彼此拥挤着,堆成一座山,直往外溢。一支小铲子不停翻炒,炒到殷红为止,那种浸透油香的辣味能飘出很远。

听过吃面的人聊天,互相询问是在哪里闻到这股香味的。有人说地矿花园小区;也有人说是隔一条街早市;还有人说是理工大学学院里,总之,一个比一个远。穿雪白工作服的老板说,炒好这一大锅辣椒至少需要半天,火不能急,人不能懒。从他生硬的普通话里我听说,这活儿靠的是心性,磨的是功夫。

这辣椒每碗面要放十几个,加上两块在汤汁中浸泡过的姜片,成为

一种深沉的点缀。没有它们,这碗面就轻浮许多,少了魂魄。一根根纤细的面条微微泛黄,透着麦香,会让人想起远方,想起无边的金黄麦浪。面里还夹杂几根油绿的菠菜,与汤汁一起放出耀眼的光,看得直流水。

面很劲道,也很便宜,大碗8块,小碗7块,而且还加个鸡蛋。量也大,儿子每次都吃小碗,我吃过两回大碗,没吃完。面里还可加肠、豆腐卷、丸子,都是一两块的价钱。小店没酒,只有汽水。也没菜单,所有价格都写在一张贴在墙上,明明白白,简简单单。

听老板介绍,那丸子本来是自己炸着吃的,附近力工吃面时尝过几个,说好吃,告诉老板:“整。”就这样,面里多了份小吃。丸子用的都是瘦肉,不放淀粉,只放面,还有来自他们老家的山药。丸子个头赛鸡蛋,实成,有味儿,不腻,儿子经常点。

小店只有夫妻俩,都是安徽人,五十多岁,满脸诚恳,一身朴实。男的年轻时关东关外跑过许多地方,卖大蒜、花生、药材,还下过煤矿,最后来到哈尔滨落脚扎根开始,白馆,一千就是三十来年。刚来时,白家堡还是一片平房,还有土路,一眼望出作乐的老板说,炒好这一大锅辣椒至少需要半天,火不能急,人不能懒。从他生硬的普通话里我听说,这活儿靠的是心性,磨的是功夫。

这辣椒每碗面要放十几个,加上两块在汤汁中浸泡过的姜片,成为

在别人家根本吃不到这个味儿。”难怪有时在面里会翻出一块煮得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药材。

他们一年回趟老家,千里迢迢,就为陪老人孩子过个团圆年,走亲访友,热闹热闹。儿女们也都干这行,有的在老家,有的在外地,都有车有房,有的在老家,有的在外地,都有车有房,有的在外地,都有车有房。

夏天,小店门口支个棚子,摆几张大桌,喜欢凉快的就坐在外面吃,听着鸟叫,看着天空,看小街稀稀疏疏的行人,远避喧嚣,一切都慢下来,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老板说,当年吃面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了父母,又带孩子回来吃。

吃面次数多了,发现夫妻手腕上都有一朵刺青的小花,深蓝色,永远怒放的姿态叫人浮想联翩,又和他们的淳朴内敛有点格格不入。我猜,那或许是哪两个人年轻时海誓山盟的见证吧?

小店开门很早,夏天三点,冬天四点。天还没亮,在昏暗拥挤的灯光下,早行的人把一碗碗雄浑的面酣畅淋漓地吞下,带着满嘴蒜味儿推开门,大步流星奔向正在苏醒的城市。

这碗面,是新陈代谢的起点,身体中浩浩荡荡的潜能就在简单平凡中孕育、积蓄。它让我们元气淋漓地走出去,又满怀希望地走回来,在彼此看不见的角落,热气腾腾地活着。